

我的故鄉是江蘇省淮安市，至今已有六百年歷史，素有南船北馬、九省通衢、天下糧倉等美譽。明清時，以清江浦為軸心的淮安，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運河沿線的“四大都市”，有“東南四都”之稱。我家居住在清江浦區鹽河鎮甘露村，東臨京杭大運河，南依蘇北灌溉總渠，距開國總理周恩來故居僅10公里，孩童時期常聽大人講周總理的故事，從那時起周恩來就是我心中永遠崇拜的偶像，他不僅是世界偉人、全黨楷模，更是我們周氏家族的典範。

我的父親周權，慈祥的國字臉上長着一雙大眼，濃密的眉毛，高高的鼻子，笑起來的時候總是那麼的和藹，帥氣十足。父親平時對我們管得特別嚴，但有時感覺特別親切。

我上三年級時，有一篇作文我無法下手，只好向父親請教，平時早出晚歸的父親，很耐心地教我運用對比和擬人的寫作方法，使我思路大開，並總說“文無定法”肯定我的進步。從此，我就愛上了寫作，我的作文被初中老師點名表揚，高中時負責班級黑板報，軍校時負責學員隊報道組宣傳工作，現在寫文章的一點功底，也都是那時候打下來的基礎。

他在生活中十分注重形象，始終保持衣着樸素、乾淨、整齊。他說：“一個人的形象代表一個人的品質”。父親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還教育我們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自覺做到清正廉潔，光明磊落，一身正氣。

我上小學一年級時，有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看見父親騎着大隊配的自行車，很高興地叫着“爸爸”，但父親就像不認識我似的，依然騎着自行車忙他的事，我至今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父親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引導着我們。

父親寬宏大量、平易近人、性格開朗、待人真誠，他喜愛喝酒，經常把剛做完農活路過家門口的村民請到家中喝酒吃飯，他說請他們喝點酒，不僅能與村民面對面溝通瞭解家庭情況，還能解乏提神、活血健身；凡是認識他的人，不論是老人還是小孩，他

們都說父親是好人。

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6年出生的，這一代人目睹和經歷了新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經濟災難，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運動，六十年代的自然災害，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他們也體驗了改革開放的甘甜與辛酸。

他們這一個群體是見證中國建立和發展歷程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為新中國作出了種種努力和探索。他從連莊生產隊會計干起，先後擔任過黃姚村民兵營長、會計、主任、副書記、書記等村兩委會各個職務，曾榮獲鄉、區、市、省級各類榮譽稱號數十個，原黃姚村年年被上級評為先進村，我以為我父親為榮。



大。年僅54歲就離開了他奮鬥一生的農村事業，鄉黨委為我父親召開了追悼會，全鄉、各村幹部和自發參加追悼會的村民共1000多人送別了父親；在整理遺物時，沒有發現一點現金、存摺等貴重物品，卻只有一抽屜各類榮譽證書。隨後聽長輩說起村里的複雜情況，我在上海陪伴的兩個多月期間，父親對村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只字未提，更佩服父親應對複雜局面的水平。雖然離開我們整整20年了，但我回老家探親時村民們依然記得他

因此意義重大。父親請下放到我們村的老師給我們兄弟三起了具有時代特徵的名字：永紅、永衛、永兵。組合一起，就是那個年代的革命小將：紅衛兵。

母親20歲與父親結婚後，就在生產隊里辛勤地參加集體勞動，為了不影響父親的工作，瘦弱的母親做男社員一樣重的農活，獨自一個人掙工分養家餬口。僅讀過兩年書的母親，卻常常教育我們一定要記住“善良做人勤勞為本”的“人生法寶”。所以她是一位最讓我們萬分敬佩的偉大母親！無論是地上的耕耙播種、鋤鏟收割等體力活，還是家里的揚場簸箕、蒸煎烹炒等家務活，母親都樣樣精通，且做得乾淨利落，游刃有餘。

母親心地善良。記得小時候生活比較困難時期，家中的口糧本來就不多，經常用胡蘿蔔和青菜加一點點米煮成蘿蔔飯或青菜飯，過年也難得吃上一次白米飯，但母親還是從家中拿出一點糧食，接濟給兄弟姐妹多的鄰居，至今幾位哥哥仍不忘對我母親的感激之情；每逢殺年豬過年時，母親總是給親戚鄰居送上三、五斤自家養的黑豬肉；母親沒有女兒，但她把兒媳婦當親生女兒看待，始終稱呼三位兒媳為大閨娘、二閨娘和三閨娘；臨終前對我說，這輩子沒有做一件對不起別人的事，也不輕易給人家添麻煩。

母親用勤勞與善良的做人美德深深地影響教育了我們晚輩，使我們真正懂得了“勤奮努力、善良有益”的真正含義，且不折不扣地把“勤勞與善良”的“秘訣”落實在實際行動中，並換來了豐厚甜美的勤勞果實，我和弟弟在部隊曾榮立三等功、評為先進軍人等榮譽稱號，以及我在《人民日報》等國家級權威媒體獨立發表作品就是最有力的“勤奮”見證。母親不僅給與我們生命，給與我們養育之恩，更給與我們生活的智慧，給與我們做人的道理，讓我們終身受益不盡。

父親母親雖然走了，但我們的心始終和父母在一起！就像太陽和月亮一樣，始終在我們心里！



心系村務、關愛村民的點點滴滴。

母親魏素芳是一位樸實善良、勤勞能幹的普通農家婦女，也是父老鄉親們公認的善於吃虧、樂於行好、令人尊敬的好心人。母親對周家最大的貢獻，就是生了三個兒子。父親是獨子，



上接P10如今正通過各種方式和活動在延續着世世代代的友誼。今年是中菲建交42周年，也是蘇祿王訪華600周年，他們都非常盼望中菲兩國友好，為延續古老的中菲海上絲綢之路做出新貢獻。

目前，在德州市的蘇祿王歷史研究會已有30多名會員，他們除組織各種研討會外，還廣泛蒐集各種歷史文物，編輯出版族譜文獻。在大殿的陳列室內，筆者看到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和早年王后及後裔使用過的老物件、王位譜系圖、信函、井臺、服飾、瓷器、照片等。

新中國成立後，山東省人民政府在1986年把蘇祿王墓列為省文物保護單位，加大了保護力度。1986年，王墓又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1956年至今，國家文物局和山東省各級政府先後八次撥出專款，對蘇祿王墓及其周圍建築進行了修葺重建。中菲兩國在1975年建交之後，兩國民間和後裔的交往也與日俱增。1995年菲律賓王子來訪，這些蘇祿王的後裔用蘇祿家鄉話和山東話與王子交流，場面十分熱烈親切。他們的共同感受是，中國是個大國，有包容的美德，中國從不侵略，中國強調共同發展，合作共贏。1997年，菲律賓駐華大使羅穆阿多留言表示：“這是我第三次訪問德州，蘇祿王在公元1417年對中國的訪問，是幾個世紀以來中菲兩國人民之間友誼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2003年9月，菲律賓駐華大使維拉和夫人瞻仰陵墓後揮毫留言：“我對山東省和德州市人民政府表達深切敬意和感激之情。感謝修建和維護蘇祿陵墓和殿堂，蘇祿王遺骨安葬于此，他是1417年明皇帝朱棣的貴客和朋友，該殿是中菲友誼永恆的紀念碑，願此友誼萬古永

存！”

還值得一提的是，長期效力于中菲友好和慈善事業的菲律賓華人企業家施恭旗先生，不但為兩國經貿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更是加強兩國關係的友好使者。2014年，施恭旗先生向蘇祿王墓捐款

有變。中菲是隔海相望的近鄰，兩國人民是血緣相親的兄弟。”杜特爾特也表示，那次訪問“為我的國家收穫很多幸福”，其訪問成果“為中國與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的關係樹立了一個新的典範”。

本杰民還向王英會長講述了一個今年5月峰會期間的插曲，那就是習主席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步出會議大廳時，本來與右側的杜特爾特總統並肩而行，但為了避讓身旁的工作人員，杜特爾特總統步伐稍有放緩，短短的幾秒鐘內，菲律賓某鄰國總統見縫插針，一個大步邁上前，走到習主席身邊搶走了菲律賓總統的鏡頭。

但是，現年72歲的杜特爾特總統是個非常務實的政治家，並不太介意被他人搶去上鏡的機會。杜特爾特盛贊“中國有着大國擔當，慷慨助人，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還不忘幫助其他貧窮落後國家。中國幫助非洲和東南亞國家發展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國，人民勤勞、政令暢通。中國得到國際社會一致尊重，可謂實至名歸”。他曾多次表示：“中國與菲律賓的關係已經掀開歷史新的一頁，這是好事！只有中國才會真誠幫助我們。我們是朋友，我們不會打仗。中菲兩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彼此真誠相待，開展良好合作，中國會成為幫助菲律賓發展的重要因素，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在中國的幫助下，我們也會擁有高鐵列車！”

杜特爾特還明確表示：“我也有中國血統，我外公就是中國人。儘管與其他華人一樣，我也加入菲律賓國籍，但我為有中國血統感到自豪。”

菲民衆對中國友好的轉折點是在去年10月杜特爾特總統訪華，中菲兩國領導人歷史性的握手讓很多菲律賓人對兩國關係的發展有了新的期待，而杜特爾特在菲律賓國內為中國所做的系列正面宣傳，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菲律賓約有200多萬華僑華人。杜特爾

特說：“幫助菲律賓，也是在幫自己的華人兄弟。”在菲律賓和中國，許多網友表示，非常感謝杜特爾特總統能說出外公是華人這句話，這句話一下子拉近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和距離。中國本來就是個講究禮儀的大國，親戚之間要經常走動，互相幫助，你敬重我們，我們會加倍的敬重於你。有國際評論說，杜特爾特不是中國主動塑造出來的，他是美國肆意支配世界這種不合理格局中內生出來的。杜特爾特的戰略駕馭能力正在顯現出來。他執政六年的結果很可能：菲律賓重新得到了中國，但她也不會失去美國和日本。

目前，蘇祿王墓已形成了一個以國王主墓、王妃與次子三子墓、祠堂、御碑亭、牌坊、神道、牌樓和清真寺為主的陵園式古建築群，整個建築佈局錯落有致，古樸肅穆，與一牆之外的北營村融為一體，作為德州的一大景觀，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國內外遊客。為了更好地擴大中菲友好交流，講好蘇祿王的故事，加深中菲人民之間的情感基礎，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王英會長正與德州市政府策劃，在蘇祿王墓和北營村的附近，中菲兩國共同修建一個具有菲律賓文化特色的景觀小鎮，作為中菲文化旅遊交流的中心和促進經貿科技往來的窗口，共同續寫中菲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完)

作者是世界華人華僑社團聯合會新聞部主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拓維智庫海外華人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